

定盦全集

掃葉山房印行

校訂定盒全集卷五

仁和龔自珍撰人撰

文五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皇清故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揆字藻儒奏疏一卷我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家法相詒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册立太子者斬毋赦以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夔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爲例即羲炎項譽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揆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册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揆疏不止自摺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諭內閣王揆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有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世宗卽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揆遭遇君父如我聖祖世宗可以觀矣可

校訂定盒全集卷五 一 纂莫齋交訂本

以觀矣。恭讀 聖祖諭曰：王掾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王奕清代父謹戍，伊等既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効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 皇帝冊立皇太子，明年行 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且一有不徒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攷揆上疏之年，亦恭值 仁皇帝勸勤之際，與 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 純皇帝讀 實錄之暇，俛見揆之私憂過計，默思 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 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 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皋亭之上。

龔鞏祚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二。倚於几上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夫。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巒齊入。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炤。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炤。雙現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亦不受。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備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上清真人碑書後

余平生不惑道書。亦不願見道士。以其勦用佛書門面語。而歸墟只在長生。其術至淺易。宜其無環文淵義也。獨於六朝諸道家。若郭景純。葛稚川。陶隱居。一流。及北朝之鄭道昭。則又心憲之。以其有鷹隼放曠之樂。遠師莊周。列禦寇。近亦不失。

王輔嗣一輩遺意也。豈得與五斗米弟子並論而並輕之邪。至唐而又一變。唐之道家最近劉向所錄房中家。唐世武嬰楊玉環皆爲女道士。而至眞公主奉張眞人爲尊師。一代妃主。凡爲女道士。可考於傳記者四十餘人。其無考者。雜見於詩人風刺之作。魚元機李冶輩應之於下。韓愈所謂雲窗露閣事窈窕。李商隱又有絳節飄搖空國來一首。尤爲妖冶。皆有唐一代道家支流之不可問者也。因跋上清眞人碑。忽然感此。牽連記。姑蘇女士阿簡侍。附記。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自珍曰。阮公言是也。史記實有闕文。又有倒文。與石刻不符。前年於王侍郎紹蘭齋中。獲見北宋拓碣石秦刻文。與史記絕異。可見文寶只解鈔史記。非解造秦刻。作僞亦須學問耳。

洪稚存詩曰。若將一字比一星。二十八宿中添伐。豈料未及五十年。人間又少十九字邪。可爲浩歎。自珍贅記。

跋北齊蘭陵王碑

此碑未見諸家箸錄。卽趙氏金石錄。於北齊搜采略備。亦未及之。臧錢唐何夢華

家庚辰孟冬舉以相贈。隸法蒼鬱怒道。類蔡中郎夏承碑。又類趙國令碑。百金之字寶之。定盦道人跋。

識某大令集尾

某大令我不暇與之言佛儒之異同矣。言大令大令爲儒。非能躬行實踐平易質直也。以文章議論籠罩從游士。士懾然聰明旁溢。姑讀佛書以炫博覽。於是假三藏之汪洋恣肆。以沛其文章。文章益自熹。此其第一重心。然而漸聞佛氏之精微。似不盡乎此。惡焉怯焉退焉阻焉悔焉。此其第二重心。名漸成。齒漸高。從游之士之貌而言儒與貌而言佛者。益附之矣。則益傲慢告人曰。佛未可厚非。若以佛氏蒙其鑒賞者然。若以其讚佛爲佛教增重者然。此其第三重心。有聊竊其旁文賸義。以詁儒書。頗有合者。於是謗儒之平易質直躬行實踐者曰。聰明莫我及。又深沒其語言文字。諱其所自出。以求他年孔廡之特豚。此其第四重心。如之何而可以諱之也。莫如反攻之。乃猖狂而謗佛。其謗佛也。無以自解其讀佛也。於是效宋明諸儒之言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昔者讀佛。正爲今者之闢佛。於是并其少年之初心。而自誣自謗。此其第五重心。見儒之魁碩而尊嚴者。則憚而謝之曰。我

之始大不正。不敢卒諱。與前說又歧異。所遇強弱異。故卑亢異。然而又謗儒書。所謗何等也。孔子孟子之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事。易詩書中庸之精微。凡與佛似。則謗之曰。儒之言絕不近佛。儒自儒。佛自佛。如此立言。庶幾深沒其迹矣。此其第六重心。儒之平易者受謗。儒之精微者又受謗。讀儒謗儒。讀佛謗佛。兩不見收。覆載無可容。其軍敗。其居失。其口伊嚶。其神沮喪。其名不立。其踝旁皇。如嬰兒之號於路。丐夫之僵於野。老矣。理故業。仍以文章家自遁。遁之何如。東雲一鱗焉。西雲一爪焉。使後世求之而皆在。或皆不在。此其第七重心。或告之曰。文章雖小道。達可矣。立其誠可矣。又告之曰。孔子之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子之情何如。又不應。乃言曰。我優也。言無郵。竟效優施之言。以迄於今死。

跋破戒草

余自庚辰之秋戒爲詩。於峻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然不能堅也。辛巳夏。決藩柵爲之。至丁亥十月。又得詩二百九十一十一無字篇。自周以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不自割棄。而又銓次之。錄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大凡錄詩百八十四篇。刪勿

錄者尚百五篇。錄詩則以掃徹公塔詩終。乃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閱歲名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更倍之。惟守戒之故。使我壽考。汝如勿悛。勿自損也。俾無能壽考於而身。至於歿世。汝亦不以詩聞。有如徹公。道光七年丁亥十月丁亥。龔自珍一名易簡伯定父自識。

翌日付小胥抄。越十有三日己亥竣。得三十六紙。如其戒詩之年。定公又識。跋少作一卷。

龔自珍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章。曰文集者三卷。曰餘集者又三卷。既竣於敗篋中。見所刪棄者。倍所存者。觸之崢嶸。憶之纏綿。因又淘揀其稍稍可者。付小胥。附餘集之尾。以少作之居太半於是也。統題曰少作。合一十八篇。別爲卷。癸未仲夏朔。自珍識。

顧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 憲皇帝諭。知南滙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羨其遇。矐矐其人。已識其曾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榛京師。益聞道先世事。先生象一卷。榛所守也。矐矐然。邁邁然。朱文正詩。稱可以巖廊。可以丘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胄。不百年不

能舉先世通籍歲。皇識其它。文采之澤薄。不如忠孝之蹶遠且長也。榛乞書卷尾。最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第一至第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第五第六。書畿內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

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曰。龔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又八。

龔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璆之山。東歸蠹書于羽陵。畿內有羽陵何也。樂羽璆之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

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曷爲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爲古文。晉臣荀勗以爲古文也。元明契書家因以爲古文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備矣。晉臣不知其異。

六卷文闕不具何也。荀勗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寫書者宜書之曰闕。有闕一二名者。事無更端。

則食也。寫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第一卷第一行先書闕，乃書飲天子蠲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迄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摭拾與可。曩者刺取羣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事。抱朴子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壇山刻石事。應語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摭逸一篇附卷尾。

晉書束皙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龔自珍曰：孫說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榦本、明吳氏瑄本、何氏鏜本、邵氏夔古本、汪氏明際本、吳山華陰雨道藏本、國朝洪氏頤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龔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既漓，山川衰濁，神物徂謝，不逮草木，不孕金玉。郟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爲儒，耳票目誦，不如郟子驚而削之，使夫靈迹惛悅，夷于稗家，尙不得媿國語，不亦儉乎。

最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龔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耳視以目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手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

最錄司馬法

予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吳之奧。臺尙不如尉繚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從而分之。使之蕩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

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于存書遠矣。是穰苴法賢于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質六疏。

聞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疑。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歷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僞爲時月日者有誅焉。僞爲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一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論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爲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

最錄尙書考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尙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胸臆而吳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徵。過而錄之。俟司天采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于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于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恒疾。不足砭也。凡予錄緯三家。用閩趙在翰本。

最錄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僭碑本作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貯大內。乾隆初。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閱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弟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臆正之。合作者分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躡者。

最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爰依何鐘本寫定。甚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楊雄法言。荀悅申鑑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薙之。乃觀瑤草。拾而佩之。如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到橐載大藥。其徐氏中論邪。

最錄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弟十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予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弨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人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羣聾。華雨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躅。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畧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窆。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以儒者多樂之。

最錄南唐五百字

南唐保大四年。韓熙載奉敕集王羲之獻之書撰并書一卷。凡爲句百二十有四。爲字四百九十有六。以較梁周散騎千文無復字。江南宮中藏王氏筆蹟數十軸。取材易給故也。韓書紆徐頗似之。其言如謠如讖。如頌如諷。如絲如庾。雖瑣屑有足熹者。梁千文學僮皆習之。此作恐遂無詞者。乙未三月付寫定。懿鑠祖考蒼昊配崇。盪氛掃寇。討莠除凶。旌旗藏怒。祝禱膺衷。蒐苗獮狩。三鑿十攻。飲至妥侑。延進瞽矇。泰元后媪。標燎熏穹。瓊琚瑤珮。紀烈采風。狄鞮滇焚。闕燧消烽。館幽溯澗。壤确冰冲。韭稻葵菽。艱沃劬豐。兕觥介壽。旨畜禦窮。搜山掘穴。軫瘼抱痾。茯苓枸杞。昌歆鹿茸。朱砂鍾乳。參朮芷芎。徵材數藥。博晰牢籠。竺佛誕降。僧剎棟隆。宏誓脫度。浩劫乍逢。榘槌雷吼。梵唄潮雄。琉璃現界。菡萏呈峰。拯蘇焚溺。警喝一作逃聾。閨闈稟哲。笄翟祁僮。鶴鸞嵌飾。鳩鵲鑲銅。漣紋濯影。鉛粉浣紅。鏡箴屑桂。闔鷁拳蓉。啼妝歛妒。冶夢憐忪。頰鬢暱枕。搦管汗彤。娉婷綵繚。姪姘玲瓏。葳蕤芳澤。雪艷嬌融。梅蜨竹亞。窈窕遂穠。愁眉睞靨。姑邁姬襪。春臺霽敞。行閣鬢虹。襪祥禡祉。禔應龐鴻。巫芭選隊。干莪偃童。雉禳疫癘。祈舁蝗蝻。咸秩郊祗。鬯圭臚旅。磔攘婆娑。胼蠻脯潛。已祓辛祈。祿弓雩舞。禡禱蚩尤。蜡餞猫虎。札瘥天昏。疋裘瘡蠱。漕粟

牽船征商權監。緡泉貸逋。關津弛畧。幼狎囊韉。耄肄豆俎。饋鈴寢弋。颺笏筭黼。識
緯衆錄。匱冊襲弄。一夔膺寄。六籍司詁。爨罍鼎卣。珩璜琮瑀。籛篆蝌籀。剗摹拓補。
玫瑰伴函。珊瑚裝柱。癖尙浸淫。菴謁肺腑。鑿揜鬥智。馮陵醜虜。謀秘算殫。財贏勇
賈。鬼閱呼吸。電激吐茹。乾元坤喪。翩反奪汝。隼擊歟逝。鼉技危許。舁輶牟尼。蹈轍
鄒魯。殲殄謗讟。緹輯肱膂。揮波灑瀾。贈申慰甫。鴛鴦戢梁。鳧鷖嬰渚。陔邱懲佚。葺
回饌譜。原隰駟騏。蘋蘩筐筥。麟趾裏蹶。物庫溢階。眷錫曼羨。耆臺純嘏。

最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
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莫不肄詩。莫不肄禮。原作詩顧儒者曰。神不滅。佛
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卽存。此身滅卽滅。則吾豈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
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孰視如無覩邪。抑遠中之佞邪。神不
滅論一卷。設四難四答。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楊
傑序。蘇州江沅藏。其詞旨與顏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
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曰。此亦讀易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寫副

墨一通。人間遂有第三本。

最錄李白集

龔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士贇。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耑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最錄平定羅刹方略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

探羅刹情形事。終于二十八年內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刹定地界事。羅刹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逐其人。首尾七年而定。詔史館作是書也。最簡明。四庫著錄諸方畧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久師。卒成大功者。都統公彭春。護軍統領佟寶。侍郎薩海也。方略之要。薩海督耕。彭春修寶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以福建所進籐牌爲主。領籐牌兵者。漢鑾儀使侯林興。珠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黑龍江之上游也。郎坦始之。彭春薩海中之。索額圖善其後也。仁皇帝諭曰。逐之而已。不戮一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距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逐之之意也。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欽差大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旣。陛辭。禮部主事仁和龔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中國自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釐。今銀盡明初銀也。地中實。地上虛。假使

史一作

不漏于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况漏于海如此乎。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烟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縲首誅。販者造者宜刎脰誅。兵丁食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絕其源。絕其源則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勝也。公駐粵門。距廣州城遠。夷勦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勦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皇上頒關防使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食妖宜絕矣。宜并杜絕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鐘表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義。宜勒限使夷人徙粵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爲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羣吏議。如帶廣州兵赴粵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此又一旁義。於是有儒生逆難者曰。中國食急于貨。襲漢臣劉陶舊議論以相舐。固也似也。抑我豈護惜貨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議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

食固第一貨。卽第二。禹箕子言如此矣。此一答難。於是有關吏逆難者曰。不用呢羽鐘表。燕窩玻璃。稅將絀。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將關稅定額。陸續請減。未必不蒙 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權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大。此又一答難。乃有迂誕書生逆難者。則不過曰。爲寬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公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勦之也。此守海口。防我竟。不許其入。非與彼戰于海。戰于舢舨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橫海將軍也。况路路可追。此無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陳之原野之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以上三難。逆難者皆天下黠猾游說。而貌爲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公此行。此心爲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古奉使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况瘁。悄悄者。何也。慮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洩言也。僕夫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憂形于色。而有况瘁之容。無飛揚之意。則善于奉使之至也。閣下其繹此詩。何爲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

期。期年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鵠矣。

附來札

定盦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輭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誨。未罄積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輿中紬繹大作。雖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入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惜未允行。不敢再瀆。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畧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說多。恐爲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己己。昨者附申菲意。瀕行接誦手函。復經唾棄。甚滋顏厚。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敝本家帖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聽。專此佈頌。臘祺。統惟心鑒不宣。愚弟林則徐叩頭。戊戌冬至後十日。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一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問前江蘇布政使梁公

起居狀。公伏地。聞浙總督以公病痊聞。秋九月。公至自福州。至之日。甘肅布政使缺。以畀公。陛辭日。諭曰。朕召女出。非徒畀女布政使也。姑去。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闕。改公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宿于西淀。壬辰。召見。癸巳。再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陛辭。是日。公入城。凡與公同貫官京朝者。與公科名同歲者。與公昔同曹同直軍機處及其後進者。鏘洋滌萃。爭請公過其私邸。而戶部侍郎歛程恩澤內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吳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龔鞏祚謀合宴公。先期戒公曰。古者先祖後餞。今反之。願及公之未祖。飲公酒。且曰。以晝之長。贏也。與曹署之多閒也。願脫略主客畢一晝。公曰善。遂宴公于葆晉家。畢宴。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二

公有慤德。以遂于裏。躬履實蹈。不暴其外。廣西士民。必有能好是德者矣。公有矩德。以蒞其外。正視繩行。無間其裏。必能正其人心矣。公有肅德。其躬頹頹。其行簡

簡其警無聲。其言明且清。其醉飽衍衍以無失。必能糾其吏慝矣。公有儉德。被服儒者。廣西近廣東。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杜其習。以豐其聚矣。公有文德。大畜古訓。六籍百氏。浩洵周知。廣西非經籍區。公必開其饑。進之以江左之見聞矣。公有聰德。察物處事。公有敏德。日治數事。或數十事。公有恬德。嗇取豐予。公有良德。與吏民爲坦易。公治一行省。移治他行省。歷十八行省。無不宜者。公此行。醴河江以灌一木。任農稷以糞一區也。龔鞏祚曰。今天下大執。巡撫之在其行省。有所不得爲者矣。有所得爲不暇爲者矣。有事實急衆人緩之而亦不得不緩爲之者矣。有所得枝分爲之不得扼本末以爲之者矣。公此行。巡撫所不得爲。卒末如何。苟所得爲。知公必肯爲。而不以不暇爲爲謝。不以不得獨爲愠而謝。不以衆人緩之徇衆人而謝。是又公有孚德。上信于天子。下信于朋友也。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版圖起遼海。瀕海而西。置行省者十有八。盡版圖以紀行役。相距至萬有三千里。而極。梁公起自臥病。期月之間。自東南之福州。至于西北之蘭州。今又將如西南之桂林。而中間再至京師。通計行役二萬一千五百里。西周之世。其奉使之公卿。

自言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如不勝瘁思然。皇華之詩。所役遠近。說詩者無傳不
得聞。尹吉甫伐鎬方。劉向說曰。周都去鎬千里。而當日之詩人曰。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如聞勞問太息。仲山甫以王命城營邱。四牡八鸞。日行一舍而崧高之七章
亦曰。每懷靡及。其卒章曰。式遄其歸。周去齊雖不近。尹吉甫胡慮其不歸。至厚祝
其遄歸以慰其心邪。以今日度西周。梁公所行役。倍之十之。殆于百之。吾知夫急
公者。古人之義也。懷私者。古人之情也。國語懷私爲每懷一又知夫美其德。紀其

作懷私鄭司農斥之

旬宣。頌其燕喜福祿。而侈大其受命於王。車旂之庶。錫賚之多者。古之賓客再拜
辟席擇言之所言也。而太息相勞問者。古之朋友備言燕私者。能知之。能言之。賓
客不盡知也。今鞏祚之言曰。梁公其有懷乎。溽暑永晝。騃騃駢駢不遑息。日斜馬
嘶。休於旅舍。能無懷乎。高牙大戟。寮吏旁午。簿書束束不皇他。衙鼓夕沈。吏士就
閒。公獨居念。去京師且七千里。能無懷乎。閩中富烟雲竹木泉石。公之養疾也。如
將不出。今感激而出矣。臣躬非臣有。皇念臣肩。雖然不益難爲懷乎。又念昔之日。
京曹清暇。摩挲器物。辨別欺識。蒐掌故。談人材。樂甚不但昔也。昨日之日。與吾曹
游。香清。薜甘。無所不言。今已邈然。此在流俗士夫所必不懷。而謂我梁公者能無

懷乎公西南矣。強飲食矣。鞏祚無清風之辭。其害日慰公矣。

送吳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予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慎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論顏色。車敝敝周乎國門。又有執予裾而訊者曰。世尙有人。安用若。則又怒而喙之曰。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茫茫。目迷澌乘並舟。洄乎大滄之中。颶浪訂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埳。心已定矣。睫已合矣。槁乎其如息。僦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敏吾門。貢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言一。疑什而信一。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吳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予不平。凡所求焉。無一而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吳子來。是造物者雜以冰炭投於余之心也。吳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有少年孤舟獨行者。郵以眡予。予請復往。

送夏進士序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服。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昧然愉。謾然清。論二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貽然以懽。予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生者。暴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已。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嚙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自衛。噉噉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瘵見其拙。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上之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旣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送徐鐵孫叙

龔自珍曰。平原曠野無詩也。沮洳無詩也。磽确陜隘無詩也。適市者其聲囂。適鼠壤者其聲嘶。適女閭者其聲不誠。天下之山川莫尊於遼東。遼俛中原。逶迤萬餘里。蛇行象奔。而稍稍瀉之。乃卒恣意橫溢。以達乎嶺外。大澗際南斗。豎亥不可復步。氣脈所屈。怒若未畢。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則盡此矣。詩有肖是者乎哉。詩人之所產有稟是者乎哉。自珍又曰。有之。詩必有原焉。易書詩春秋之肅若沈若。周秦間數子之縝若崒若。而莽蕩而噌吰若。歛之惟恐其坻。擎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則夫遼之長白興安大嶺也。有然。審是則詩人將毋拱手欲頷。肅拜植立。橋乎其不敢議。愿乎其不敢吳言乎哉。於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氣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詭以言之之言。乃亦撫證之以並世見聞。當代故實。官牘地志。計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詩。而詩之境乃極。則如嶺之表海之濬。磅礴浩洶。以受天下之瑰麗。而洩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徐鐵孫者。家遼東。先世扈王師入關。爲正黃旗漢軍人。康熙中。徙廣東。隸廣東將軍。爲廣州駐防人。金戈鐵馬。其世胄也。而徐君用

經術起家。登甲科爲劇邑令。以詩睥睨東南。友其人者。淳悶如適遼。雄奇如適嶺。海本末具如吾言。東南知徐君者。本末畢如吾言。乃書是言以弁君之詩之端。抑又有異者。自珍生北方。一窺臨榆。未得溯山川所原本。年四紀。居江介。不樂愁思。益思游以振奮之。忽然丐徐君磨墨爲薦士書。貸扉屨。將粵行。且曰。自粵歸。則閉戶不復游。徐君諾。侈矣哉。天下山川首尾。徐君旣扼之。怒未已。其又將扼子之游事之首尾乎哉。

縱難送曹生百念堂交其。其言某之癖。有六事。與某昧。以爲重。天下絕金搏垓。削楮揉革造木。凡必有伍。至於士也。求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爲之且左右顧視。踐踈而獨往。其愀然悲也夫。其頽然退飛也夫。智者聞之。則曰。此豪傑也。胡以言之。古未曾有絕金者。亦無搏垓者。亦無削楮揉革造木。凡者。其始有之。其天下豪傑也。或古有其法。中絕數千歲。忽然有之。其天下豪傑也。今夫士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而讀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求其法。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而爲之。其志力之橫以孤也。有以異於曩之縱以孤者乎。雖然。夫士也。聞之。憲

奈何。曰：吾之志力可以有金而淬之，范金者弗吾逮也。吾且大賢，吾有琬而方員之，有楮而績之，有革而髹之，有木几而雕鏤削治之，瘵密瘵華瘵賢，吾又大賢，智者聞之則大聲暴訶之曰止，夫橫者孤矣，縱孤實難，縱者益孤，夫汝從而績之，不難其止於乎，龔子未得爲智者徒也。然固習聞智者之言也。里人曹生，籀士也，其所學其所處，難與易之間，適類乎是，閱其孤，識其豪傑，不願其爲天下范金搏琬削楮揉革造木几者，姍笑作縱難。

叙嘉定七生

嘉定七生龔自珍獲交其一焉。曰恬生。恬生言某之鄉有六生，與某相引以爲重。其執業均也。笙詩鼓簧而罇人應於堂也。其相侈以名聲也。如草木之感風露而芳香也。圖形以傳之。又願長言以宣之。自珍曰：美矣臧一作壯矣。麗矣堂矣。毋相忘矣。願有以獻。江以南與西北異。水土淺醲。囂外窟中。蠅聚而螞散。士之相爲友。年齒若則以爲友。家世若則以爲友。科第若則以爲友。匪性情之是友。匪氣誼之是友。始則段借牽引。真相醇厚。聲名出己右。憎不相左。死叟叟。詬不止。吾願之七生者之七而一也。自珍又曰：年齒若則以爲友。科第若則以爲友。家世若則以爲友。

謔浪詭隨媚膚脆骨捷如鼯獾。一夫搖脣百夫褻淫。記僞勦說雷同。晏子以告齊君。而商書謂之惡德。又有中年所業垂成就。見它人所嗜好。僞說必強同之。華山旋其面目東向。太室厭其中處。以求同於岱宗而止。是造物者混混失面目也。吾又願之七生之一而七也。自珍少游燕并之市之南方。求科名。北南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於七乎。他日復之燕并求科名。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於七乎。不飛不鳴。人猶以爲傾不鼓不考。人猶以爲媚黜黜吾顏。了了吾行。抱秋樹之晨華。指太陰以宵盟。蓋知夫時之不我與。又知夫區區之未可以驟明也。故恒潛於幽而塊於處。恬生曰。子之言文。願傳語六生而納交焉。書之。遂書之。六生者某某恬生名瑒。姓陳氏。

擬上今方言表

臣自珍言。

一有昔字

臣在京師。造今方言書。徂江之南。逾歲而成。首滿洲尊王也。臚十

八行省。大一統也。終流求

一作疏球

高麗蒙古喀爾喀。示王者無外也。民之所異於禽

獸也。則聲而已矣。人性智愚出於天。聲清濁侈弇鴻縵出於地。每省各述總論。述山川氣也。氣之轉無際。際虛氣者有際。寸合而尺徙。尺合而咫徙。故府州縣以漸

而變不敢紊也。董之以事，部之以物，俾可易考也。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變者也。聲之變，以無形變者也。擇擇傳記、博及小說，凡古言之存者，延於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書，以今爲臬也。音有自南北而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成，苟有端緒，可以尋究，雖謝神瞽，不敢不聰也。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臣又言曰：三皇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聲。五帝三王之世，以人聲爲文字，故傳曰：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聲與言，文字之祖也。文字有形有義，聲爲其魂，形與義爲體魄，魄魂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達之，太史登之，學僮諷之，皆後興者也。是故造作禮樂，經略宇宙，天地以是靈，日月以是明，江河以是清，百王以是興，百聖以是有名，審聲音之教也。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臣伏處下士之列，縱觀史冊之盛，翹首昭代之蹟，遊心官書之府，仰天章之有爛，測地輿之至曠。我朝之盛，乃自羲炎堯禹以降，文儒武臣，目所不能殫，耳所不能聞，帝者號令所不能逮，史官文章所不能記，有一臣於此，遭遇隆代，明

聰特達。能通文學。能見官書。能攷官書。能見檔冊。能攷檔冊。能鉤稽補綴。能遠遊。能度形勢。能通語言文字。能訪問。能強記。能思慮。能屬詞比事。信或有之。其福甚大。之先士無有倫比者也。臣珍禱昧。乃非其倫。竊見 國朝自西域盪平後。有

欽定西域圖志五十卷。專紀準部回部山川種系聲音文字。及於 國朝所施設政事。箸錄 文淵閣副墨在杭州鎮江揚州。既富既鉅。永永不朽。臣考前史。動稱四海西北兩海。並曰蓋闕。我 朝之有天下。聲教號令。由回部以達於葱嶺嶺外屬國之愛烏罕那木干。以迄於西海。由蒙古喀爾喀四部。以達於北方屬國之鄂羅斯。以迄於北海。回部爲西海內衛。喀爾喀爲北海內衛。今葱嶺以內古城郭之國。既有成書。而蒙古獨靈丹呼圖圖滅爲牧廠。其餘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大部。縱橫萬餘里。臣妾二百年。其間所施設英文鉅武。與其高山異川細大之事。未有志。遂敢伸管削簡。臆理其迹。闡鞞其文。作爲蒙古圖志。爲圖二十有八。爲表十有八。爲志十有二。凡三十篇。私家箸述。所得延漏。不敢仰與官修各件。絜短長於萬一。顧見 欽定四庫書目箸錄文淵者。於下士私述。間蒙俛采。不遺其勤。凡若干種。竊願是書他日附官書以傳。得箸錄四庫之末簡。則無其才也。而福與之並。

矣。述曰。

聖祖。高宗。文冠古后。嗣而比之。武文咸富。述天章志第一。
滿洲祭天。則有禮書。茂彼北裔。亦考厥圖。述禮志第二。
古舞侏儻。廟門之下。號嘈者何。以侑詐馬。述樂志第三。
人戴北斗。中言匪西。出地入地。測之用圭。述晷度志第四。
內四十九。如康田功。附土默特。西旗既同。述旗分志第五。
如古康侯。盟用刑牛。畫社爲六。理藩所區。述會盟志第六。
有哲卜尊。北方大師。如宗喀巴。宏於西陲。述象教志第七。
摩騰演漢。章佳贊聖。彼徧此宏。本師所印。述譯經志第八。
小東大東。漣漣烏龍。亦有北海。厥受則同。述水地志第九。
古兀落素。今也卡倫。匪愛其獸。以陸人民。述臺卡志第十。
貢用九白。始自崇德。王會徵之。如典屬國。述職貢志第十一。
教駢攻駒。詰儒失傳。北方大政。以牧代佃。述馬政志第十二。
斯者託忒。不資豪毛。國書因之。落葉龍艘。述字類表第十三。

民生啞啞。後立文字。聲在形先。我聰厥際。述聲類表第十四。
天子命輿。地則必書。曰討曰巡。請詹起居。述臨莅表第十五。
粲粲中原。有削有吞。浩彼諸藩。豈無革沿。述沿革表第十六。
林丹旣夷。芻支具安。如鄂承不。雲祢馨馨。述氏族表第十七。
收其大人。扈入居庸。固山梅勒。轄是功宗。述在旗氏族表第十八。
愛猷之遜。鬲三百年。天聰以前。系闕弗全。述世系表第十九。
古儻封建。聖不得已。因庫自然。匪我錫祀。述封爵表第二十。
碩矣天姬。爲之哈屯。禮官擇言。匪古和婚。述釐降表第二十一。
準有鄂拓。蒙古之旗。如我京城。叅佐所治。述旗職表第二十二。
推河二族。今則烏蘭。名曰寄牧。牛羊宴然。述寄爵表第二十三。
濟濃岱青。其汗其王。漠南視之。以爲朔方。述喀爾喀總表第二十四。
帝妣天姬。再世降靈。匪戚伊勳。蓮於廟庭。述賽因諾顏總表第二十五。
民貴見幾。智者全生。四衛拉特。爾安爾榮。述新遷之杜爾伯特表第二十六。
昔也五族。今也二存。督之縣之。臣有瑰文。述四衛拉特總表第二十七。

唐努之山爲北屬國。臣請上言。置札薩克。述烏梁海表第二十八。帝平羅刹。嘗用其人。海西漠北。厥居婁遷。述巴爾虎表第二十九。藐吐谷渾。五部無統。和碩少文。台吉之總。述青海蒙古表第三十。曩欽吉思。逐蘇勒坦。何如今朝。玉茲奉版。附述哈薩克爲一表。抱羊乞錢。西東奉藩。偕哈薩克。拱我天山。附述布魯特爲一表。道光元年十一月朔內閣中書龔自珍撰表

御試安邊綏遠疏

臣聞前史安邊之略。不過羈縻之。控制之。雖有長駕遠馭之君。乘兵力之盛。鑿空開邊。一旦不能有。則議者紛紛請棄地。或退保九邊已耳。非真能量其土。子其人也。國朝邊情邊勢。與前史異。拓地二萬里。而不得以爲鑿空。臺堡相望。而無九邊之名。量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議棄之地。所由中外一家。與前史迥異也。安南路之策。與安北路異。天山北路者。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綽羅斯。厄魯特。和碩特。輝特之故地。自準部平。而衛拉特之遺民盡矣。天山南路。則兩和卓木之故地。其遺民統以伯克。有阿奇木伯克。商伯克。分轄之。回民之信服。吾將

帥也。未必如其信服伯克也。將帥不得其心。則伯克率回民以怨吾將帥。得其心而恩太勝。則伯克率回民以輕吾將帥。所由與北路異也。今欲合南路北路而胥安之。果何如。曰。以邊安邊。以邊安邊。何如。曰。常則不仰饟于內地十七省。變則不仰兵于東三省。何以能之。曰。足食足兵。足之之道何如。曰。開墾則責成南路。訓練則責成北路。夫南路至肥饒也。非北路但產青稞蔬麥者比也。河水之支流以十數。經各城流。引而入田。可以稻。征而入倉。可以饟。可以糶。而特慮夫屯官屯丁之有名無實也。是故改屯丁爲土著。改戍卒爲編戶。出之行陣。散之原野。勢便令順。撒屯田爲私田。又許上農自占地。以萬人耕者授萬夫長。以千人耕者受千夫長。回子之貧者。役之爲佃。富人之役佃也。權侔于官吏。回子怙恃此農夫矣。且可以奪伯克之權。而轉其信服伯克之心。如是數年。則糧裕。阿克蘇設紅銅局。官司鼓鑄。制普兒錢。其重六銖。禁紅銅母許入關。禁皮貨母許入關。如是數年。則錢裕。用物裕。又禁內地倡優淫巧。不許出關。以厚其風俗。則官私一切裕。夫錢裕糧裕用物裕。官私一切裕。而猶仰給中國之解饟。必不然矣。如是十年。而猶不能兼顧北路。使北路仍仰給內地。又不然矣。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故漢世三十六城郭。皆

轄于都護治。唐之北庭亦轄西南。而國朝回疆辦事領隊大臣。節制以伊犁將軍。其理一也。臣愚以爲南路有事。有調發宜調發。及于北路而止。客歲之事。調及東三省兵。甚非策也。夫三省居輿圖極東北。回城居極西南。入中國出中國。眞二萬里。又不肯使走草地。即走草地。走蒙古走烏里雅蘇台。亦萬餘里。其爲老師糜餉。騷擾州縣。伏考史冊。未覩此用兵也。以爲用其人乎。臣不敢以爲其人不足用。而伊犁將軍標下固額設洗白兵五百名。索倫兵五百名。果其有名有實。一可當百。則此亦二勦旅矣。何不責成伊犁將軍。使平日認真訓練。此二旅。使名實相核。之爲簡捷乎哉。故大功雖告成。而兵差費至巨萬。兵差所過州縣。頗虧空。夫欲邊之安。而使內地虛耗而不安。故曰甚非策也。夫常有常之經。變有變之經。武之善經也。回民見吾之常。亦有經。變亦有經。乃眞不敢輕吾將帥。匪但卡內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薩克布魯特愛烏罕那木干安集延。以及巴克達山溫都斯坦之人。亦懾我之聲靈。而環嚮以安。匪但萬年有此新疆。雖再拓十數城可也。雖有重臣宿將。老于西事之人。爲我皇上直陳得失。無以易此。臣謹疏。

校訂定盦全集卷六

仁和龔自珍撰人選

文六

擬釐正五事書

蒙左右咨訪。願得芻蕘之言。上裨太平之盛德。下曾文臣之奏議。方今聖朝。豈有闕遺。庸庸夜思。其爲今日易施行之言。又爲雖不施行而言不駭衆之言。又爲閣下用文學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爲自珍所得言於閣下而絕非自珍平日之狂言。纔得五事。條而箸之。

一事。歷代皆有石經。本朝尙無石經。乾隆中。江南蔣衡獻所書十三經。賞給舉人。刻石國子監。其事甚細。此不得爲本朝石經。本朝經師。駕漢氏而上之。豈可不諱正文字。爲皇朝之定本。昭示來許。豈僅如唐開成。宋紹興之所爲而已乎。夫定石經。必改流俗。改流俗。大指有四。一曰改僞經。東晉僞尙書。宜遂削之。其妄析之篇。宜遂復并之一也。一曰改寫官。秦漢目來。書體婁變。歷代歷書之官。展轉訛奪。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二也。一曰改刻工。孟蜀以來。槧本懸興。

有功於經固巨。臯亦有之。著轉訛奪。流布浸廣。不如未有。槩本時雌黃之易。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三也。一曰改妄改。唐宋君臣。往往有妄改經籍者。如衛包受詔改尙書之類。宋元淺學。尤多恣改。以不誤爲誤。今宜改之如舊。四也。其似可改而不可改。大指亦有四。周末漢初。不展竹帛。經師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不可改也。漢世今文古文。異家法則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又不可改也。經籍假借之字。由來已久。不能必依本字。此又不可改也。疑爲寫官之誤。刻工之誤。而無左證。思之誠是一適。改之恐召衆口。此又未可改也。何不上書乞開石經館。前四者旌校讐之功。後四者俟考文之聖。

二事。故和碩禮親王。

諱昭

嘗教自珍曰。史例隨代變遷。因時而創。

國朝滿洲人

名。易同難辟。其以國語爲名者。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圖禮札拉芬色卜星額福珠靈阿之類。相襲以萬計。其以漢語爲名者。則取諸福德吉祥之字。不過數十字而止。其相襲以十萬計。賢不肖智愚貴賤顯晦。後世疑不能明。此讀國史一難也。宜創一例。使各附其始祖之傳。合爲一篇。則漢書楚元王傳例也。而可以代魏書官氏志。可以代唐書宰相世系表。兼古史之衆長。亦因亦創。爲此語時。禮部

尙書侯恭阿拉計至。王云即如此公。鈕祜祿氏也。宜在額宜都傳下矣。自珍怖服。王於天聰崇德以降。瑣事巨事。皆說其年月不誤。每一事輒言其原流正變。分合作數十重問答。不勸。自珍所交賢不賢。識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王沒矣。無以報王。執事在史館。謹述緒言。代王質之執事。

三事。前辱問。

國朝名臣奏議。

國朝奏議。

私家敢當抄。不敢當選。其體裁大略

則固知之。嘗役抄故也。大氏。

國朝奏議。

自雍正以後。始和平謹質。得臣子之體

矣。自乾隆三十年以後。始圓美。得臣子之例矣。追而上之。頗猶粗悍。或紛披扶疎。

沿明臣習。甚矣風氣之變之必以漸也。自珍所抄康熙以前。一冊不足儲百一。雍正

正至乾隆三十年。一冊不足儲五十分之一。近今六十年。尙未動手。若役心力。蒐

羅。益非私家所能任。何不上書。乞開館選定。

四事。

聖相承。皆有故事。此次。

恩詔條款。皆依嘉慶元年條款。推恩如故

事。惟嘉慶元年有賢良後裔一欵。大略云。凡入祀賢良祠大臣後裔。倘本支無在

任版者。著各督撫據家譜咨禮部。禮部奏請賞給舉人一名。此條情文斐豐。實

聖朝之美譚。此次。詔書遺漏此事。故家中落。賜書之不保。似所宜言。

聖朝之美譚。此次。詔書遺漏此事。故家中落。賜書之不保。似所宜言。

聖朝之美譚。此次。詔書遺漏此事。故家中落。賜書之不保。似所宜言。

五事。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文數萬輩矣。既窮既極。閣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爲之初。上書乞改功令。以收真才。餘不饒。道光二年閏三月朔。自珍再拜。
上大學士書

中書龔自珍言。自珍少讀稗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考訂同異之事。有攷訂同異之事。則或胸以爲是。胸以爲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懲。事例變遷胡所懼。中書仕內閣。糜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見所聞。胸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安之。而中書一人胸弗謂是。大廷廣衆。苟且安之。夢覺獨居。胸弗謂是。入東華門。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東華門。神明湛然。胸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疑中書有痼疾。弗辨也。然胸弗謂是。如銜魚乙以爲茹。如藉蝟粟以爲坐。細者五十餘

條。大者六事。茲條上六事。願中堂淬厲聰明。煥發神采。賜舉觀覽。

一中堂宜到閣看本也。大學士之充內廷者。例不看本。伏考雍正十年以後。內廷之項有五。一御前大臣。二軍機大臣。三南書房。四上書房。五內務府總管是也。五項何以稱內廷。內閣爲外廷故也。內閣何以反爲外廷。雍正後。從內閣分出軍機處故也。大臣帶五項者。除出南書房上書房總師傅。不日入直。不常川園居。日入直常川園居者。三項而已。此帶三項之大學士不到閣看本之緣由也。幸大學士不盡帶三項。內閣日有大學士一員到。漢侍讀上堂。將部本通本各籤呈定。迎送如儀。中書有關白則上堂。無關白則否。此國初以來百八十年不改。而且雍正壬子以後九十年來。莫之有改者也。惟中堂到閣侍讀以下賢否。熟悉胸中。輔臣掌故。亦熟悉胸中。內閣爲百僚之長。中書實辦事之官。此衙門一日未裁。此規矩一日不廢。道光元年。大學士六人。滿洲伯中堂托中堂。協辦長中堂。漢則曹中堂。戴中堂。協辦孫中堂。是年到閣看本者三人。托戴伯是也。戴予告孫大拜。協辦爲蔣中堂。伯休致。長大拜。協辦爲英中堂。則道光二年之事。曹蔣皆軍機大臣。長伊犁將軍。孫兩江總督。英內務府總管。其日日看本者。只托中堂而已。托中堂在

嘉慶朝任 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常川園居 聖眷隆重至是乃日日看本原屬
徧勞一日 召見乘便口奏內閣只臣一員日日看本部旗事繁必須分身等語
於是乞 旨派漢學士三人輪流看本噫學士職過殊看本非所掌也此乃第一
大關鍵然而一時權宜之法豈以爲例他日無論某中堂開缺局勢卽全變局勢
全變舊章不難立復設竟從此改例須大學士奏明將漢學士添此職掌纂入會
典並將大學士永遠作爲虛銜之處纂入會典萬無不奉明文淡然相忘之理所
以托中堂此奏權宜自無妨礙而後來永遠如此并托中堂所不及料者也孫革
職蔣大拜協辦爲汪中堂汪上書房總師傅也按嘉慶九年 上諭曰南書房上
書房行走大臣俱著輪流入署辦事其上書房總師傅不過旬日一入直尤不得
藉口內廷常川園居 聖訓煌煌在會典第七十四卷汪中堂不知也侍讀不知也汪到任
日滿侍讀探請意指汪輒然曰我外廷乎一作我非內廷乎乃止是日絕無援甲子年
上諭以明折之者不但此也前此嘉慶七年六月 上諭曰內閣重地大學士均
應常川看本其在軍機處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圓明園居多散直後勢難赴閣至
在城之日直機務稍簡朕令其赴衙門辦事卽應閣部兼到若不在內廷之大學

士票擬繪音。是其專責。豈可閒曠。保寧到京後。雖有領侍衛內大臣。朕不令其在園居住。嗣後軍機處之大學士。直朕進城後。諭令到衙門時。著先赴內閣。再赴部院。其不在內廷之大學士。著常川到閣。以重綸扉。以符體制。此諭更明白矣。亦無援引以折之者。大官不談掌故。小臣不立風節。典法陵夷。紀綱殫壞。非一日之積。可勝痛哉。假使汪肯看本。則托汪隔日一到。與托原奏所稱只一員到閣之語。情事異。與所稱日日到閣之語。情事又異。夫復何辭。惜哉。此第二大關鍵也。汪病逝。協辦爲今盧中堂。英降熱河都統。協辦爲今富中堂。兩中堂不但不在三項內廷。並不在五項之列。尤宜到閣。以重本職。而侍讀懲前事。不復探請。兩中堂原未諳閣故。不知大學士之本職。因何而設。咎自不在兩公。遂兩相忘。此第三大關鍵。合署人員。舉朝科道。亦皆淡然相忘。比之汪中堂到任之年。情事又一變。而漢學士之看本。局遂不變。時人戲語陳學士嵩慶張學士鱗曰。兩君可稱協辦協辦大學士。兩君笑應之。三十年後。後輩絕不解今日嘲戲語矣。盧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國史館總裁兼管順天府事務。富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正白旗滿洲都統閱兵大臣。今吏部順天府知有盧中

堂內閣不知有盧中堂也。理藩院正白旗知有富中堂。內閣不知有富中堂也。黜陟之事。托中堂獨主之。內閣不知中堂凡有六缺也。而本朝大學士一官。遂與保傳虛銜。有銜無官者等。自尙書至巡檢典史。皆不以兼攝事廢本缺事。獨大學士有兼事無本事矣。自尙書至未入流。皆坐本衙門堂上辦事。內閣爲衙門首。堂上閔然無堂官矣。而太宗文皇帝以來。設立大學士之權之職之意。至托中堂而一變。汪中堂而再變。盧富兩中堂而三變。托創之。汪中之。盧富成之。依中書愚見。今宜急請托中堂。盧中堂。富中堂。輪流到閣看本。今曹保軍機大臣長保。御前大臣蔣保爾江總督。如不看本。宜急奏明改定會典。不得相忘。此當世第一要事。

一軍機處爲內閣之分支。內閣非軍機處之附庸也。雍正辛亥前。大學士卽軍機大臣也。中書卽章京也。壬子後。軍機爲諭之政府。內閣爲旨之政府。軍機爲奏之政府。內閣爲題之政府。似乎輕重攸分。然實中上諭。有不曰內閣承發奉行者乎。實中奏牘。有不曰內閣抄出者乎。六科領事。赴軍機處乎。赴內閣乎。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摺奏。後非軍事亦摺奏。後常事亦摺奏。後細事亦摺奏。今日奏多于題。論多于旨。亦有奏訖在案。補具一題者。絕非雍正朝故事。故事何足拘。

泥。但天下事有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不得不引伸觸類及之也。國朝仍明制。設六科。其靡在午門外。主領旨。主封駁。惟其爲上諭也。諫臣或以爲不可行而封駁之。諫臣之所以重。今內閣擬旨。所答皆題本也。所循字句。皆常式也。旨極長。無過三十字。誠無可封駁者。自閣臣爲閒曹冗員。而并科臣亦成閒曹冗員。果依現在情形。何不以六科移駐隆宗門外。專領軍機處上諭。而主其封駁乎。又惟內閣爲至近至貴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于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司達內閣。謂之通本。果依現在情形。通政司亦閒曹冗員。可以裁。如不裁。何不移駐隆宗門外。爲奏事處之咽喉乎。此二說。原屬迂腐不可行。然援據立法之初意。而求其鰓理。核其名實。必遭天下後世辨口。如此重重駁詰而後已。亦何以禦之哉。又六部尙書皆直日。而大學士獨不直日。侍郎直日。而內閣學士不直日。立法之初。豈不以絲綸之寄。百寮之總。不直日者。無日不直也乎。內閣與軍機既分。大學士反恃部院旗務以爲重。而直日。召見嘉慶中。御史蔡炯奏大學士勿令兼他務。其論實近正也。其事則幸而不行。萬一行。則大學士既不直日。又不到閣看本。終歲不召見。又不趨公。與冗食需次小臣何以異。天下後世姍笑。何以禦之。

哉。故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此也。雍正壬子。始爲軍機大臣者。張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攜中書四人。文端攜中書兩人。詣乾清門。幫同存記及繕寫事。爲軍機章京之始。何嘗有以六部司員充章京者乎。文和兼領吏部戶部。何嘗召吏戶兩衙門司官。幫存記繕寫乎。厥後中書升主事。卽出軍機處。何也。六部各有應辦公事。占六部之缺。辦軍機處之事。非名實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內廷者。未考何人始。至于由部員而保充軍機處者。又未考何人始。大都于文襄傳文忠兩公實創之主之。其後遂有部員送充之例。內閣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閣部對送。閣所占已不優矣。但閣與部未嘗分而爲七。嘉慶二十一年。睿皇帝顧謂董中堂曰。此次保送內閣獨多。董中堂衰耄。未遑據大本大原以對。反叩頭認過。於是特諭內閣與六部衙門均平人數。而閣與部遂爲七。今中書在軍機者最希。最失本真。職此故也。伏思本原之中。又有本原。從本原更張。必非一介儒生口舌所敢議。依中書愚見。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專辦六部之事。內閣辦絲綸出內之事。停止六部送軍機處。其由軍機中書升任部員後。不得奏留該處。立飭回部當差。如此。庶變而不離其宗。漸復本原。漸符名實。

一侍讀之權不宜太重也。自中堂不到閣而侍讀之權日益重。凡中書一切進取差使。侍讀不呈大官單。袖中出寸紙書姓名一兩行。口進數詞。中堂漫領之。卽得之矣。遇有協辦侍讀出缺。則侍讀之門如市。故侍讀以上官自處。中書以下屬自處。明悖會典。試思六部卿寺衙門。皆用大官單白事。何內閣獨廢單不用。由各衙門堂上皆有堂官。官有几案。可閱官單。今侍讀之見中堂也。大率宮門風露之中。立譚之頃。使非袖中出寸紙。實不簡便。此其所苦也。論者曰。侍讀于中書近。中堂于中書遠。藉加延訪。此論不然。大官單旣備載中書之履歷年齒。食俸深淺。功過次數。及何項行走名目矣。何獨憑袖中寸紙之爲延訪。而閱官單之反非延訪。與中堂領百寮爲皇上耳目。其於四海之內。滿漢文武大小賢否。罔弗知也。何至本衙門二三筆札小生。尙有弗知。而待臨歧延訪。與中堂之聰明申于天下。而獨詘于侍讀。與依中書愚見。一切中書差使。宜由侍讀手奉全單。默然鵠立。中堂坐堂上。朱筆點出。明降堂諭。不許仍沿袖中出紙。以肅瞻聽。

一漢侍讀宜增設一員。使在典籍廳掌印也。國初漢侍讀本三人。今滿洲蒙古漢軍侍讀缺十二人。漢缺二人。內閣爲掌故之宗。典籍廳爲儲藏之藪。近御史王

贈芳有陳奏添設漢侍讀一摺。部議不行。其原奏但爲疏通人員起見。且仍係辦理票籤之事。票籤甚不乏人矣。何用添設。議寢良是。愚以爲侍讀必宜添設。以復舊制。而非專爲疏通起見也。又非爲票籤處添缺也。今漢缺典籍二員。皆不在廳行走。或在票籤委署侍讀上行走。或在稽察房行走。或在票籤直房行走。或在副本庫行走。其中書幫辦典籍者一兩員。孤立于廳。廳待之如客。彼實缺典籍。尙不過而問一切矣。安能責幫辦之中書。問其何故。由廳無漢人前程。故典籍雖有深俸。苟非委署侍讀。必不準擢侍讀。假使擢侍讀。而其人又離廳矣。又况實缺典籍。由中書論俸而升。俸已深矣。不久出衙門矣。卽真在廳行走。而視廳如傳舍。無足整頓。固也。此漢人于內閣掌故。十九茫然。而滿員直視爲文移檔案之區。繁缺不欲令漢人分權。其勢遂成。遂不可反。依中書愚見。欲名實之符。莫如添漢侍讀一員。在廳掌印。與滿侍讀和衷辦事。此缺出。以實缺典籍升用。典籍缺出。以在廳幫辦之中書升用。如此則國家多熟諳掌故之小臣。爲太平潤色。卽以疏通而論。漢人之升侍讀也。分爲二支。一支由票籤處委署侍讀升用。一支由典籍升用。全局均勻。無要津擠塞之患。

一館差宜復舊也。各館官書以內閣翰詹衙門充總纂纂修協修官。此國初以來定例。近日尙有明文可見。一見於嘉慶六年十月大學士王杰等會典館原奏。再見於嘉慶七年十一月大學士保寧等會典館原奏。弁冕會典者也。會典館如此。歷一作聖實錄館如此。一切官書局無弗如此。嘉慶七年王文端公送中書蔡毓琳等充協修。而以葉一作繼雯充纂修。葉一作君負文望。辭至再。欲待三召。文端怒。遂停止中書送纂修之例。於是終會典館全書告成之年。無以中書續送者。仁宗睿皇帝實錄凡六年告成。亦無以中書送纂修者。在文端爲遷怒。爲變舊章。從而沿之。非文端諍友矣。但文端未嘗奏明。裁汰未奉明文。從而沿之。以爲前規。後隨。恐文端不受。且停止送纂修協修矣。而獨送分校。分校之役。與供事等。夫中書與翰詹同爲清秩。翰林纂書。中書分校之。書內得失。一切不當問。中書深以爲恥。又按嘉慶末楊宜之。係副貢生出身。八品京官。而充會典館總纂。中書王璟等。以進士出身七品官。而充其分校。揆之國家用人之法。豈爲平允。此必當復其舊物。并行知各館者也。

一體制宜。畫一也。漢中書充文淵閣檢閱軍機章京者。挂朝珠。今中書紛然挂

朝珠或以爲非。或以爲是。以爲是者曰。內閣本內廷。與軍機無區別。以爲非者曰。今之內閣。一切非軍機處。事勢本殊。何獨挂珠。兩說皆中理。此宜奏定章程。或全準。或全裁。或何項應準。或何項應裁。奉明文而載會典。又如中書初到閣。見大學士儀。平日侍讀中書。因公見大學士儀。後輩初次謁前輩儀。亟宜斟酌卑亢之間。纂成一書。以便循守。願文物斐然。以章百司領袖之盛。道光九年十二月朔。中書龔自珍謹議。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主事兼坐辦祠祭司事龔鞏祚謹啓。大人閣下。鞏祚以去年春。由宗人府主事調任今職。受事以來。於今一年。拙者之効。無所表見。而胸臆間有所欲言。不揣冒昧。欲以上裨高深於百一。大人觀覽之餘。加以采訪。采訪之後。如可行。次第施行。條目如左。

一則例宜急修也。定制各部則例。十年一修。天運十年而小變。人事亦然。十年之中。凡欽奉。上諭及臣工條奏。關係某部事宜。經某部議準者。該部陸續纂入。以昭明備。今按禮部則例。自嘉慶二十一年重修後。今二十三年矣。祠祭司典禮。最

爲重大。應行纂入者較三司繁蹟數倍。三司亦有應纂入者。署中因循。憚于舉事。若再積數年。難保案牘無遺失者。他日必致棘手。禮曹爲朝廷萬事折衷之地。較五部最重。今各部皆無二十年不開則例館者。揆其輕重。未爲允洽。又鞏祚讀嘉慶二十一年所修則例。舛錯極多。此日重修。見聞相接。尙易訂正。若遲至數年而後。舊人零落。考訂益難。宜飭首領司詳議。迅辦奏稿。本年夏間舉行。一風氣宜力挽也。鞏祚先祖官禮部。鞏祚之父又官禮部。今三世矣。髫髻以來。頗聞掌故。且知本部風氣。在京曹最爲雅正。乃近今則有難言者矣。向來司員名爲坐辦司事。至於掌印。尤繫一司之雅望。豈以趨踰奔走爲才。嘉慶初。司員有於宮門風露中持稿乞畫者。使少年新科爲之。謂之觀政。資格稍舊。則不爲之矣。或筆帖式爲之。主事不爲之矣。近日專以赴宮門說稿爲才。自掌印以下。有六七輩齊聲說一件事者。有六七輩合捧一稿者。鞏祚實羞爲之。至於本部赴園直日。是日也。四司不聞一馬嘶。不見一阜隸迹矣。定例部臣赴園直日。輪派一人留署。注明摺尾。是皇上尙不欲堂官之全赴園也。况司官哉。堂官直日耳。司員自有其坐辦之事。直日何預于四司哉。夫部中多一趨踰奔走乞面見長之

人則少一端坐商榷朴實任事之人。且司官日赴宮門見堂官。則堂官因之。不必日至。署司官爲無益之忙。堂官偷有辭之懶。所繫豈淺鮮哉。宜頒發堂諭一通。曰。內廷尙書侍郎不能日日入署者。應畫之稿。積至第八日。直日八遣筆帖式二員彙捧至宮門面畫。主事以上官不許前來。如此則司事簡矣。又頒堂諭一通。不在內廷行走之尙書侍郎。日日入署。無須在宮門畫稿。如此則堂事肅矣。又定一章程曰。遇奏事之期。其奏稿系由某司辦者。許本司原辦之官前來一員。隨同聽旨。餘員不必來。如此則司事益肅矣。簡以肅。則復乾隆以前之氣象矣。又有請者。本部遇題缺及派差使時。竟有對衆誇張。堂官向我詢賢否。我保舉誰。我保全誰者。此輩不學淺夫。於大局亦無能損益。但禮曹爲風氣之宗。一嘖一笑。宜謹之。以防五部清議。

一祠祭司宜分股辦公也。祠祭司關係至重。甲於諸司。官懈吏疲。散漫無紀。亦爲諸司最。推其故。由不分股辦公故也。現在儀制司分股。故人知奮勉。無旬日不到署者。亦無呈堂乞畫時。而本員尙不知此稿底裏者。祠祭司不然。除掌印以外。並無專責。人人可問。夫天下事至人人可問。則人人不問。固不獨祠祭司然矣。嘉慶

間王侍郎引之知其如此。命以祠祭司仿照南司分股辦事。行之未久。有掌印者志在獨辦。不願均勞。以爲若分辦。則掌印者與餘員何以異。乃力白其不便而止。此時幸無此專嫉之員。北司頭緒頗多。宜悉心詳議。復王侍郎之舊。或一股一人。或一股數人。或數股一人。此番議定。永遠遵行。此亦造就人材之一道。

一主客司宜亟加整頓也。主客司者。爲天朝柔遠人。使外夷尊中國。地綦重也。近日至於大敗壞。不可收拾。爲四夷姗笑。原其故。由百務一諉之。四譯館監督。而本司無權也。館監督之設。由外夷戾止。夫馬衆多。資其彈壓而已。天家有餽廩之給。俾司賓客。適館授餐之事而已。至有事關中外大體大計者。宜責成該司。或白堂。或具奏。不得任館監督一人欲重卽重。欲輕卽輕。欲行卽行。欲止卽止也。道光四年。越南國王使陪臣呈請改貢道。爾時掌印邊廷英具奏稿。尙書文孚奏駁之。而止。十五年前。風氣尙未大壞。若在今日。主客司恐不得預聞。禮部之有四譯館。猶戶部之有寶泉局。兵部之有馬館而已。附本部以上通。其印現貯本部後庫。非眞京堂。與六部卿貳抗衡者也。監督以京堂自處。以主客司爲贅疣。去年高驪貢使呈請裁減通官。其詞剴切。監督福肇不問其是非。獨駁斥之。堂司皆弗預諾。

鞏祚以爲宜奏乞 聖裁不見聽。未幾果有使臣倭什訥明訓擾驛站之事。即係通官之害。明效大諭。如一切事宜。皆依乾隆嘉慶故事。主客司預聞。豈有此事哉。又伏檢舊案。主客司掌印滿郎中。不兼四譯館監督。四譯館監督。以三司郎中爲之。何也。外夷在館。錢糧出入。例由館造冊報司。由司覆核。咨戶部報銷。今監督即係本司。是自支自銷。自造自報。自核自移。自咨自結。無此政體。客歲高驪三來。越南亦來。簿籍之屬。同官不寓目焉。同官未必以不肖相疑。該監督何以自明。何以自處。宜急定章程。四譯館監督。用三司郎中爲之。在主客司者迴避。永爲定例。凡遇外夷具呈言事。令該司各員中明白大計者。議其或準或駁。共見共聞。小事白堂官。大事具奏。中外之情。不壅遏于一夫。天朝永無失大體之羞矣。以上四條。主事龔鞏祚謹議。道光十八年正月開印日。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不譽顏色已八年。自珍至京師之前一月。始聞西命。首一無起吾師禁近大官。出萬

里之磧。統甲一旅。同朝者惜公。門下士爭慰公。自珍謂內廷少吾師一人。天子

未闕於侍從。漢大臣得罪者。或削職歸田里。吾師猶冠三品冠。以大臣印行。

四句以下

且翰林多不更於政。部閣又不足以老公之才。吾師感激報効。翻正一作在

今日故於庚午同年之公郵而西也。

下無庚午以字

附區區所欲言者以訊於隊下

之吏吐魯番故無領隊將也。自關展移駐後遂與四大城踣尾而五。自素賚璫襲

爵後南路無事遂五十年矣。南路之民與準部異性情懦直一異面貌平正似內

地兩異其文字聲音易通曉三異故天心之待之亦大與準夷異我。高宗皇帝

豈樂於窮武以炫史乘哉。我國家坐食數千城何貪於準夷哉。實以準夷迫逐

回人北徙而南天愍回人之无辜故開。高宗皇帝起之鄙邑隸之天廷出之幽

谷暴之白日準夷又積狡為叛其性惡自祖先而然氣感於天而怒觸於帝。

高宗一天也是故準噶爾故壤若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一作台若巴爾庫

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故種者觀天之不慈不

佑於準部即知其不絕佑於回部巨物不兩立亦不兩仆回部多古民叢叢蝨蝨

漢世三十六城之孽裔尚有存者天存之高宗存之也。高宗一天也自波羅

泥都霍集占助逆背德。高宗始用兵于回烏什之叛乃再用兵于回然而兩和

卓木之罪視準夷之達五齊阿睦爾薩納為綱烏什之酋長罪視兩和卓木為又

交訂定全集

綱。微大和卓木之殺阿敏道一事。地雖大。高宗不欲取。民雖富。高宗不欲臣。洎乎臣之取之。回國亡而種姓不亡。或一姓亡而羣姓不亡。阿渾伯克得翎頂。以從滿州世臣之後。甚至如烏什之滅。聖天子且未嘗如搜捕準夷例。故曰。高宗一天也。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天天而已矣。天。高宗而已矣。鄰國者。國之鑑也。吾師亦知烏什往事乎。素誠者。旗下役也。叨竊重寄。爲領隊大臣。占回之婦女。無算。笞殺其男。亦無算。奪男女之金銀衣服。亦無算。烏什殺素誠以叛。烏什之叛。高宗且撻伐。且憐哀。聖諭以用素誠自引咎。御製詩時以激變爲言。謂素誠死有餘罪。納世通下塔海之誅也。非以失機也。以平日擾回也。明將軍阿將軍之出也。非爲素誠報仇也。以警羣回也。至聖至明。未嘗稍有偏護及好殺之意。嗣後各城相顧。自疑自怖。數十年來。上賴朝廷德厚。下賴賢將軍賢大臣等。明示胸肝。告以天朝雖疆回地。斷無喜殺回人意。大臣皆奉公法。屯說戶演。賴以無事。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回人皆內地人也。皆世僕也。回人老於禍福。最老久。祭天而祈。拜佛而誓。寫氈而記之。刻刀而銘之。以烏什爲恐。吐魯番爲南路。

建首地。一王歸然。有僕三千戶。皆以吐魯番爲望。恐之言曰。莫更爲烏什矣。望之言曰。安得如吐魯番矣。故吐魯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舉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舉安。伊犁將軍無內顧之憂。蘭州總督無外顧之憂。如此則回部之紅銅。常貢於法局。回部之大頭羊。常充於天厨。吾師乃不媿爲高宗皇帝之臣僕。夫高宗皇帝之臣僕。回長之所敬也。回民之所愛也。郭勒之神。達巴之靈。亦必福吾師矣。且吾師亦知準噶爾部之所由屠滅無遺種乎。珍又有說。始噶爾丹入居喀爾喀。賽因諾顏部。

超勇親王未稱賽因諾顏汗時

不過北陲一嗜肉之獸。不但東南不近札薩克。東不近牧廠。而且

以西論。并不有後來準部全地。亡何漸念貪。漸念忿。入寇赤臣土。謝兩汗。兩汗亦有邊竟細夫。不勝而入控。聖祖我。聖祖乃奮天威。三起而三逐之。每一次之入。必深於前次。聖祖之創懲之。亦嚴於前次。卒至噶爾丹棄地西走而死。謂可以集矣。不幸而其兄子能收舊人。又不幸而其族收其西竟地。又不幸而輾轉強大。不北噬而西嗥也。逐回部。擾青海。直西藏。鄰俄羅斯。我朝一祖二宗三世西顧。龍顏焦勞。幸而其國篡弒相繼。幸而三策凌來歸。幸而阿睦爾薩納來歸。謂可

以集矣。詎知幸者皆不幸之伏，不幸者又幸之伏。幸不幸，凡幾相迸激，而遂致我高宗皇帝之大怒。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蹂大賻，千里一赤，睚眦之鬼，浴血之魂，萬億成羣，泰岱不錄，天帝不直，何爲而至是哉？彼回部者，亦有經卷，亦談因果，試召阿渾而問之，因何其細，果何其大，抑造因之時，能豫知果之至如是哉？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當敬謹率屬，以導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愛惜翎頂，愛惜衣食。○誦經典，耕者毋出屯，以墾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母虐下，下母藐上，防亂於極微，積福於无形，則可謂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乃亦毋負高宗用兵之意者哉。若夫議遷議設，撤屯編戶，盡地力以劑中國之民，自珍另有西域置行省議一卷，用厚白紙寫上塵覽，自珍受恩最深，受恩最早，故敢越分而多言，惶悚。

上一無以四句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上一作在一統志館當事諸公書

內閣中書本館校對官龔自珍上書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閣下，本館現在續修大清一統志，自乾隆三十九年書成後，伏遇今日重修，欣賀无量。續者纂其所未載，修者訂其所已成，自珍與校對之役，職校讐耳，書之詳畧得失，非所聞，亦非所

職雖然竊觀古今之列言者矣。有士言於大夫。後進言於先進之言。有僚屬言於長官之言。僚屬言於長官。則自珍職。校讎而陳續。修事宜言之爲僭。爲召毀。士言於大夫也。後進言於先進也。則雖其言之舛。先進固猶辱誨之。自珍於西北兩塞外。部落世系。風俗形勢。原流合分。曾少役心力。不敢自秘。願以供纂修協修之采納。而仍不敢臆決其是否。恃中堂以下之必辱誨之也。不得以官牘請爲書一通。如干條如後方。

二 欽定西域圖志及 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皆於西邊新疆外。臚屬國一卷。

西邊有布魯特哈薩克愛烏罕納木干安集延痕都斯坦諸類。舊志約略開載。竊

謂西有西屬國。北有北屬國。北屬國之情形與西國一作尤不同。北屬往往錯處

喀爾喀伊犁之間。東北則錯蒙古黑龍江之間。天朝亦往往用其兵力。如烏梁

海則 聖祖平漠北用之。高宗平準噶爾用之。巴爾虎則 聖祖平羅利用之。

科布多七旗。則以貿易至無虛月。皆見忠悃。非安集延等孤懸葱嶺者可比。是故

欽定蒙古王公表傳。則嘗取科布多之札哈沁一旗。攷其世系。書其功績。以壯

盟府之藏。而烏梁海一國。三支分處。自討噶爾丹招降後。和羅爾邁遣使貢貂。至

今年班不絕。在唐努山者。則有和羅爾邁見檔冊。在阿勒坦淖爾者。則有特勒伯克。札爾納克。皆見檔冊。於功不爲尠矣。於恩不爲綢矣。舊一統志於新舊藩服外。一字不及之。疑於無此屬部者然。今開館續修志。似宜行文理藩院徵檔冊。將三處烏梁海頭目。宰桑各部。落界送館。以便增補。

一本館現存貯 聖祖聖訓及平定羅刹方略一書。方略爲 文淵閣未箸錄之

書內各有巴彥虎事蹟數條。各官書於巴彥虎皆不及之。但稱巴彥虎現有借牧

呼倫貝一作貝爾一事。按巴爾虎舊牧當在尼布楚雅克薩城之間。與內藩之烏珠

穆秦地勢正相直。宜檄理藩院行文黑龍江將軍。將其頭目遷徙年月部落界移

送到館。本館以 聖訓方略核對之。即可纂補。

一札哈沁族類雖細。已蒙 欽定表傳臚入。宜將禰木持一旗。現在牧科布多之

何所。補入北屬國。如補烏梁海巴爾虎之例。一北之有科布多。猶西之有青海也。

青海爲部五。而科布多爲部七。考現在檔案。其不與商民通市者二部。曰土爾扈

特。曰和碩特。其與商民交易者五部。曰札一作杜爾伯特。曰額魯特。曰明阿特。曰札

哈沁。曰烏梁海。此七者。惟札哈沁得上見於表傳。六部無聞。表傳原爲紀功績而

作無功者不書。一統志地書也。焉得而削之。考科布多地界在喀爾喀之西北。伊犁東路之東南。宜行文叅贊大臣。將札哈沁及六旗土界旗分。一一移覆本館開載。又此處烏梁海之與唐努山三烏梁海同異合分之故。遷徙之年月。可一并移。藉畧見焉。按此在科布多與哈薩克接壤之處。距唐努山三支。大逆故疑非同類。

一北厄魯特者。本準噶爾綽囉一作羅斯同族。阿逆未叛時。首先來歸。詔隸三音

諾顏部。據理藩院檔冊。稱現在附盟於齊齊爾里克地方。現旗二。爵二。貝子二人。

一稱厄魯特旗。一稱厄魯特前旗者。是與皇朝文獻通攷合舊會典稱一旗先

駐達拉爾河。一旗先駐喀爾喀河。文獻通考襲是語。按此字欽定王公傳。稱阿

喇布坦一作阿喇布坦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丹

濟蘭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西舍穆稜。後又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年月

皆在。始皆當僭推河厄魯特也。繼皆當稱烏蘭烏蘇厄魯特也。何有曾牧達拉爾

河之文。舊典一歧矣。於烏蘭烏蘇外。別出推河厄魯特之號。似乎以阿喇布坦族

為烏蘭烏蘇。以丹濟蘭為推河者然。二一作歧矣。細繹王公傳。推河始立六旗。一

旗是輝特。一旗是賀蘭山之分支。與此無涉。此共四旗。茂海一旗叛亡。亦弗數。阿

喇布坦之兩旗。後并兩札薩克爲一兄終弟及。兄無嗣。故其一旗則丹濟蘭子也。舊會典係乾隆二十六年所修。此并旗年月亦難臆斷。大約與典不甚相先後。典乃僂烏蘭烏蘇爲兩旗。而不連所謂推河者數。若曰從其朔。則朔當是五旗。何但二乎。三歧矣。舊典外。余一作所藏戊戌內版摺紳書。與典同。又王公傳王公表皆僂丹濟蘭先封貝子。其子先封公。後封貝子。並無先封台吉語。舊典及戊戌內板摺紳皆於烏蘭烏蘇。則注曰兩旗貝子二人。於推河則注曰一旗台吉一人。四歧矣。官書處處不合。再四考訂。惟有敬遵。欽定王公表傳爲的。餘書盤戾糾紛。而舊一統志遂一字弗及之。無可考。

一所貴乎重修者。謂將糾舊誤。補舊闕。亮非抄襲沿承而已。舊一統志於兩附牧地。旣不道及矣。而於西套賀蘭山厄魯特之下。忽注云。一旗係阿喇布坦裔。一旗係丹濟拉裔。賀蘭山在青海之東。烏蘭烏蘇在沙磧之北。相去將六千里。一係綽囉一作斯族。一係和碩特族。今置和羅理名氏於不問。以北人之祖先。移贈於西。亦豈舛之細者矣。糾而正之。諸公豈有意乎。

一舊志於青海下奮書云。青海爲四衛拉特之一。於西套下又注云。四衛拉特中。

北厄魯特居其一。考四衛拉特皆在天山北路準噶爾地。一綽囉一作斯二杜爾伯特。三和碩特。四土爾扈特。後土爾扈特逃往俄羅斯。乃補入輝特。見於高宗皇帝御製文。及種種官書種種檔冊。無弗合。青海是地名。非部落名。非種族名。其地則和碩特族居之。後輝特有居者。後土爾扈特種有居者。後綽囉一作斯種有居者。後北方之喀爾喀種有居者。又番僧察罕諾們漢之屬僧。亦編旗而處之。將合此六者而指爲四之一乎。北厄魯特乃綽羅斯之一支。以北爲四之一。將置其全部於何稱。今之修官書者闕至此。其謂之何。

一西套厄魯特兩支。一和碩特。一土爾扈特。皆與青海近。戊戌內板摺紳臚序青海之後。不誤。舊會典乃於兩支中夾敘一烏蘭烏蘇。失之矣。舊一統志僅開載賀蘭山之厄魯特。而不載額濟內河之土爾扈特。應補。

一地名半以種族而得名。人皆知之。至地有以人徙者。無城郭之民類然。如明時兀良哈三衛。福餘衛是嫡酋所居。出口卽是。秦寧衛出關卽是。始則地因人得名。繼且挾地名而徙。今之烏梁海。遂爲皇朝極北竟矣。和碩特有借牧科布多者。嘗見科布多大臣章奏。遂僞其一區爲和碩特矣。札哈沁本西域汎卒之稱。自安

放科布多後。北方遂增一部落稱呼矣。舊地名新地名類此者極多。考沿革者宜略知此。

一修書宜略知鉤稽法。如四衛拉特。三有姓。獨土爾扈特無姓。由後言之。雖謂土爾扈特卽是姓可也。謂和碩特卽姓和碩特。無不可也。由前言之。固皆以地名爲姓。敢據徹辰薩囊書稱其出恭博地方。定土爾扈特爲恭博姓。

一衛拉特是五族公共之稱。各種官書獨於綽囉一作羅斯一族。則單稱厄魯特。不

知始於何例。然如西套賀蘭山及青海之厄魯特。廿有一旗者。細考實非綽囉一作羅斯。乃和碩特也。與它處又不畫一。今宜定一例。連姓稱綽囉一作羅斯厄魯特。而

西套青海皆改書和碩特。

一青海四部爲旗二十有九。此外實尙有綽囉一作羅斯遺民一類。於乾隆二十九

年前移徙。而無編旗明文。歷來只數四大部而遺其一。舊志因仍。宜一面行文貴德循化辦事大臣查覆。一面恭檢。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開載。

一各處里差經緯度數。舊典頗多舛。如阿霸垓阿霸哈納爾。皆左翼有之。右翼無之。左右翼里差斷乎弗同。又如科爾沁六旗。只詳一旗。鄂爾多斯七旗。只詳一旗。

宜行咨欽天監考補。

一引書用舊說。宜加排比。各具體裁。官書中如三通。大抵沿舊文。少所發摛。如撰七音略。取之。欽定同文韻統。撰六書略。取之。欽定西域同文志。夫西域同文志。專爲譯西而作。故於國書下。先注明西域書。乃次各種書。而所臚僅西域地名。人名山川名。若以皇朝全代全輿論。西域亦一隅之一隅。自宜分類博徵。備詳訓詁。以清文鑑爲主。以滿漢官名地名舉例。不得以西域山川舉例。是撰皇朝六書略。而獨以西域爲主矣。三通爲本館朝夕編摩取材之書。故特發其凡。以勸慎重。

一舊志驛站下云。自獨石口至蒿齊忒。九百餘里。爲一路。置驛九。考理藩院檔冊。稱實六百里。置郵六。又志於古北口喜峯口外。載乾隆三十六年之新郵。而張家口外亦有新郵。自穆哈哩喀遜爲新站起處。哈拉尼敦爲住處。凡十六站。何以失載。又喀爾喀汗自備之郵站。亦宜略志一二。俾往來天使。知厥隘略。

一回部風俗。亦佛教之支流。其人祖曰阿旦。其教祖曰默赫爾默特。其師曰阿渾。其同種曰穆哩斯瑪奈。其學問曰二令。戒邪姪。戒殺。一作戒戒妄語。戒酒。戒盜。其

字頭始愛里普。其厥元亦不拘至朔同日分秒無餘之法。而自成章部。不置閏。大約爲西洋新法。歷書之所祖。或云頗近授時歷也。其教實與西洋耶蘇教大異。唐時流行中國之景教。水經注之祆祠。自是耶蘇教。非默赫爾默特教。皆佛典所稱。九十六種旁門之一。要之比於準部之黃教。食肉衣黃之制。不猶未遠佛意哉。

無一

要之以
下二句

自珍另有內典旁師考一篇呈覽。竊按在西洋則爲耶蘇教。在蒙古準部

則爲宗喀巴教。在回部則爲默赫爾默特二令教。風俗一門。宜區以詳焉。以彰兼

收並畜之蹟且盛。

版依回教曰以瑪納底靈期則旨瑪督阿
勒黑勒正月也勒比歐十月也據記之

一西域屬國。如布魯特之在南部。哈薩克之在北部。向於天朝恭謹。各官書只

記大概。今中書徐松在西域時。曾鉤稽兩部世系地界沿革成兩表。當代奇作。此

可以沿用者。

一西藏亦有屬國。猶喀爾喀之附見巴爾虎烏梁海科布多。回部之附見布魯特

安集延痕都斯坦。準部附見哈薩克之例。曰廓爾喀。實最大。其次曰作木朗。曰布

魯克巴。曰哲孟雄。曰落敏湯。皆宜附見。廓爾喀本名巴勒布。國初巴勒布三罕。曰

葉楞罕。曰布顏罕。曰庫庫木罕。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文遞哈達。譯出詞旨甚恭

順。命以玻黎磁器賞之。後三罕合爲一。故巴勒布益強大。戊申辛亥兩用兵。亦皇朝巨事實也。風俗形勢宜備載。

以上都一十八條。皆舉其炳炳顯顯者。餘小事頭緒尙多。未易鬯宣。懼循襲而不改。闕略而不補。顛舛而不問。苟簡而不具。棄置而不道。回護而不變。有重修之費。有重修之名。將使後之專門者靡所鏡也。中華文獻。夥有通人。無甲第名位。弗敢妄議。惟此類語言文字。求之親到其地者。尙或懵昧。答不中間。可知從事鉛槧之難。珍雖非絕詣。自是孤學。倘蒙垂擇。致爲榮幸。而此一錄於已非有利焉。不勝悚惶待教之至。

與人論青海事書

諉檢各件。敬檢上。青海本番地也。番子是吐谷渾之裔。唐以前實強。後少弱。亦不失爲大國。一見逐於正德間之一作蒙古阿爾禿斯。再見逐於國初衛拉特固實汗。三見逐於三傳之羅卜藏丹津。羅卜藏丹津者。叛世宗朝以覆固實祀。故今之青海和碩特。則並非固實嫡種矣。今和碩特二十有一旗。是不從羅卜藏丹津叛者。其餘喀爾喀一旗。輝特三一作旗。土爾扈特四旗。皆以雍正末乾隆初陸

續徙往。以地未實故。與和碩特分居番子故地。天道好還。強弱迭代。今番子之事。必聲言報先世之讎。一作仇名近正。力近強。必非各族所能禦。渾中諸族距番遠。尙

可自活。河北之帳必危。自然之勢也。聖者貴因天運之自然。矧番子未嘗獲罪。

天朝。古未有外夷自相爭掠。而中朝代爲之用兵者。且蒙古亦何可令之強。強卽

弗恭順。一有傳曰。羅卜藏丹津非其前事邪。此句一作羅卜藏丹津。番人蒙古。及米六字。

皆信佛。大刺麻察汗諾門汗一族最富盛。貧番往往賴其牛羊以活。刺麻位號。在

西藏達賴班禪。二字無此。之下。并在漠北哲卜尊丹巴之下。僅與後藏班禪比。若朝

廷許褒以封號。此四字一作。進其位號。許造廟宇。必肯出力。以佛法兩勸而兩罷之。不調一

兵。不費一粟。以外夷和外夷。智之○也。今兵力物力。皆非開邊釁之會。克則殺機

動。不克則何以收事之局。於事前思之。惟大刺麻雖富而弗傳子。雖有功而無後

患。無事則無患。有事則可用。此列聖尊崇黃教微指也。走雖明習。何敢妄論邊

事。承咨采再四。故條出大概。以附直而勿有之義。其地形道里各件。程府丞昔歲

開斜方而得之者。想明核。走處僅一分。覽畢當見還也。不餽。一作賜。壬午十一月八

日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示條邇十五紙。謹代達家大人矣。氏族表發凡。大人最所佩服。餘名目皆有法。二三君子鈎鈿理解之符。動合經術。後賢必知之。各傳卷帙。視采訪局原議已減十之四。蒙有未安。不識乃繆其指。以發其愚歟。敢貢其一端。而晞通人之擇。府志非史也。尚不得比省志。今法。國史取。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爲底本。以儲它日之史。君子卑遜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設等而下之。作縣志必應更繁。於是乃中律令。何疑也。蒙知二三君子。必不忍重翦除。埋沒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以自試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學苟夫。爲不仁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徽人亦愚矣。明寧陵呂氏嘗曰。史在天地間。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願觀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之古人。盡若是已矣。是故良史母吝爲博多。以貽之以鑿足之。良史者必仁人也。且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勢。許叔重解字之文曰。字孳也。孳生愈多也。今字多於古字。今事蹟於古事。是故今史繁於古史。等而下之。百世可知矣。等而上之。自結繩以迄周平王。姓氏其何幾。左邱明聚百四十國之書。爲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乃七十萬言。其事如蟻。豈

非周末文勝萬事皆開於古而又耳目相接文獻具在不能以已於文遂創結繩以還未嘗有者乎聖門之徒無譏其繁者設令遇近儒必以唐虞之史法繩之議其縛而不師古矣二三君子他日掌翰林主國史走猶思朝上狀夕上狀自上國文籍至於九州四荒深海穹嶺夔臣蠻妾皆代爲搜輯而後已而不忍以簡之說進今事無足疑也康熙間崑山徐尙書主修一統志吏上節婦名多至十餘卷門下士請核減公正色曰國朝風教邁前古宜備載其盛矜後世也嗚呼是公之所見者甚大抑其詞令可謂有文者矣如二三君子病蒙之言爲狂或難以塞邦之拘古敢論議者則請置蒙之狂言勿道道尙書語爲雍容可也賓館戒寒伏承不一

附復札

汪龍洪飴孫武穆淳胡文水頓首璣人世兄史席來札言者是也不特見識卓越具仰見廣大慈祥之襟抱他日登史館係文獻之望敢在下風不任佩服之至龍偶與同同言及漢文帝本紀九年止書春大旱一事後三年亦止書二月行幸代一事假令爲唐書則不能矣降而爲明史帝紀益無取矣劉向班固錄

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秦漢以降之書。倍蓰於三代。風運日開。言行日出。盡爲史家所不能廢。何嘗以孔子刪詩書自比。茲龍等依來字。告同局諸君。凡傳目中應補之人。及藝文志應補書名。苟不悖義。迥者。皆屬入傳。曰善善欲其長。亦春秋之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能通經史之理。可與徵斯言矣。附問近祺。謹希代問。尊大人政祉不具。十一月某日。

答人問關內侯

漢有大善之制。一爲萬世法。關內侯是矣。漢旣用秦之郡縣。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國。與守令之郡縣。相錯處乎禹之九州。是以大亂繁興。封建似文家法。郡縣似質家法。天不兩立。天不兩廢。何廢何立。天必有所趨。天之廢封建而趨一統也。昭昭矣。然且相持相氏。叩徘徊二千餘年。而後毅然定。何所定。至我朝而後大定。關內侯者何。此一無字漢之虛爵也。虛爵如何。其人揖讓乎漢天子之朝。其湯沐邑之八。稍稍厚乎漢相。一作公卿無社稷之祭。無兵權。無自辟官屬。雖有百主父。偃賈誼。鼂錯之謀。無所用。漢待功臣。盡如此。無韓彭矣。待宗室。盡如此。無吳楚七國矣。後世待將帥如此。無唐方鎮矣。待宗室如此。無明燕王及宸濠矣。莫善乎唐宋。

之待宰輔文臣也。位之以王公侯伯開國子冠之以姬周大國之一字有名號食邑數

千戶而不生殺其戶留其人於京師而無尺土以嬪其子孫有怨者乎無有子孫

且無怨者及身之受保全大矣龔自珍曰唐宋待宰輔法漢關內侯法也惜乎其

猶多魯衛萊莒荆申之名之擾擾也我聖祖仁皇帝既平吳耿大逆雖元功親

王畢留京師大制大勢皆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於奉恩將軍凡九等皆撥予之

以直隸及關東之田以抵古人此一字無之湯沐邑以漢制準之則關內侯也功臣自

一等公以下至於恩騎尉凡二十六等二十六等之人皆予俸無官受世職單俸

有官受雙俸其世數一等公襲二十六次以是爲差以漢制準之亦皆關內侯也

且夫自我朝以前三千年未有定制自周已然周之制文武成康之支子母弟

封昭穆以降之支子母弟不封然則宣王之世鄭伯何以又出封夫支孽盡封則

國祚愈長久愈窒礙難行寰海不能容支孽支孽不盡封則守府之支子母弟怨

故支孽盡封必速亡不盡封則子頽子帶之倫伺肘腋以怨非上策一作也如皆

獲虛爵如漢關內侯則皆受恩皆受制我朝之制除開國功王襲王爵罔替外

世世嗣服之主皆封子弟爲王爲貝勒則皆降等以襲以世次爲差以世次爲

差至四品閒散而止。則不受田矣。是恩與制皆善。國家萬年。京師數數營造。王府貝勒府耳。無所窒礙。超越二千載。最平允易行者也。問功臣一等公以下之俸。足以抵古之食邑戶者乎。答不如也。如有肯上言於朝。增二十六等之俸。此易施行者也。問王以下之田與其大制。一一有顧知一二四字曰皆善矣。自珍官宗人府知之。親王藍甲六十副外。白甲一百七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二百分。郡王藍甲五十副外。白甲百二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百五十分。貝勒藍甲四十副外。白甲八十副。護軍領催二十分。共錢糧百分。貝子藍甲三十副外。白甲六十四副。護軍領催十六分。共錢糧八十分。親王無故出京師六十里。罪與百官同。親王以下。貝子以上。其戶下五旂包衣之人。見王如家奴。見家長之禮。包衣一有之人字之女。許親王等揀選爲媵妾。雍正元年議準。包衣人應試入仕。得以籍自通於朝。

答人求墓銘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繒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肖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戚而應之。悵悵鋪叙。旣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

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尙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爲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詞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賤賁。不可辭。而植不忍爲誌銘。謹撰上墓表。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論語疑至。邇者佚存叢書至。所著七經孟子考文亦至。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彬蔚。天白上自文淵著錄。下逮魁儒碩生。無不歡喜翹首東望。見雲物之鮮新。側聞海東禁令。以唐以後書入境者罪之。中朝一士。願因貿易之便。附宣鄙陋。蛟龍有靈。不攫吾言。吾賤士也。祿位無籍。名聲不表于當時。班固云。攄懷舊之畜念。發思古之幽情。我則居之竊謂唐以後之學造物者開之。開則變。師師變則書奪。奪則亡。東國力守舊而遏新。雖異乎大易窮則變。變則通之義。抑

所以慰巷士之思慕者情甚幽。義甚高。力甚鉅。不敢以汎及。不敢以遠徵。謹願求先儒詁經之遺文。及文章家漢魏間作者。附上隋唐兩朝史家簿錄之言計兩冊。苟迹介存亡之間。而可以求之萬一者。各加一紅規于其上。凡七十規。又別紙疏其亡佚之年。希覆加考核。如有存者。願以家藏三代鐘彝吉金之打本易。亦約七十事。往來之郵。質劑之平。有長年在。如曰大夫無域外之交。則魯仲尼何爲問官于郟子乎。吾知貴國通儒大夫。若山君井鼎籐君信篤其人者。流必有以教之。削札扁函。齎此拳拳。夢魂有靈。以爲先驅。

與陳博士箋

靜盦博士足下。自古以陰陽五行占諗災異。與推步家術絕不相同。不能并爲一家之言。梓慎裨竈之流。無能推日食者。况月食。近世推日月食精矣。惟彗星之出。古無專書。亦無推法。足下何不請于鄭親王。取欽天監歷來彗星舊檔案。彙查出推成一書。則此事亦有定數。與日食等耳。自珍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爲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此書成。可以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矣。

與江居士箋

別離以來。各自苦心。榜其居曰積思之門。顏其寢曰寡懽之府。銘其凭曰多憤之木。所可喜者。中夜皎然。於本來此心。知無損已爾。自珍之學。自見足下而堅進。人小貧窮。周以財帛。亦感檀施。況足下教我求無上法寶乎。人小疾痛。醫以方藥。亦感恩力。況足下教我求無上醫王乎。人小迷跌。引以道路。亦感指示。況足下教我求萬劫息壤乎。別離已深。違足下督策。掉舉轉多。昏沈不眇。至於手教。慮信根退。想戲弄之言。自珍久不見有信根。信是何根。根何云信。本來如是而已。何況有退失邪。重到京師。又三年。還山之志。非不溫縈。寤寐間。然不願汨沒此中。政未易有山便去。去而復出。則爲天下笑矣。顧弢語言。簡文字。省中年之心力。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彰彰。水何容拒之哉。萬一竟可還。還且不出。是亦時節因緣至爾。至於與人共爲道。夙所願也。寢貧至今。雖遇聰明貴人。祇宜用一切世法而隨順之。陳餓夫之晨呻於九賓鼎食之席。則叱矣。懃寡女之夜哭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諄矣。况陳且懃者之本有難言也乎。行願品久收到。圓覺疑聞蘇州刻成。前約所云不忘也。常自致貝居士。伏惟吉祥不宣。癸未六月二日自珍和南。

與江子屏箋

題首一有附字蓋附於
江子屏所書序之後也

大著讀竟。其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餽釘。不可謂非學。不得爲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四也。若以漢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于經。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爲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爲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內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詠白文。創獲于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爲門戶之見者所擯。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渾圓圓。無一切語弊矣。自珍頓首。丁丑冬至日。

與人箋一

客言足下始工於文詞。近習考訂。僕豈願通人受此名哉。又云足下既習考訂。亦兼文詞。又豈願通人受此名哉。足下示吾近勇去口吻之冶俊。爲汪洋鬱栗冲夷。是文章之祥也。而頗憲雜陳枚舉夫一二瑣故。以新名其家。則累矣累矣。古人文學同驅並進。於一物一名之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終極。綜百氏之所譚。而知其義例。徧入其門徑。我從而筭鑰之。百物爲我隸用。苟樹一義。若渾渾圓矣。則文儒之總也。

與人箋二

少習名家言亦有用。居亭主擴擴嗜利。論事則好爲狠刻以取勝。中實無主。野火之發。無司燧者。百里易滅也。某公端端。醉後見疎狂。殆真狂者。某君借疎狂以行其世故。某君效爲駿禪以行其老詐。某一席之議。前後不相屬。能勦說而無線索。貫之慮不壽。朝士方貴。亦作牢騷言。政是酬應我曹耳。善忌人者術最多。品最雜。最工者乃借風勸忠厚。以濟糶而行伐。使受者傷心。而外不得直。鷺名之士如某君。孤進宜憫諒也。某童子妍黠萬狀。志賣長者。奸而不雄。死而諡愍悼者哉。

與人箋三

吾子改之。夷坦酣嬉於人。人以機械至。吾子覺大恨。婁受侮。吾子必改之。道無畦者。事有闕也。中無險者。貌有畔也。與之爲無滓。無擇。又不制於外。吾子必受侮矣。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游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重則不予侮。乃全吾愛。書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從吾子之行。必且曰。恭敬爲僞薄。胡不與人坦夷而酣嬉。市人之兄弟。異乎士大夫之所聞。織夫佻人。當吾前而不有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與人箋四

手教至。引拙集知歸子贊。無不隨也。相詰隨之義。自與前札無刺謬。足下之疎輕而酣嬉。婁受侮。慎毋以吾隨藉口。善交友而無受侮。如吾箴中言。是亦隨而已矣。因其當恭敬而恭敬之。是亦隨而已矣。吾子何所見之偏側哉。引莊子益繆。莊子曰。吾虛而與之委蛇。委蛇耳。而與之乎騁馳。而與之乎沈溺。而與之乎上九天。絕九淵。真吾子所謂隨矣。必奪其中矣。烏能虛。

與人箋五

手教言者是也。人才如其面。豈不然。豈不然。此正人才所以絕勝。彼其時何時與。

主上優閒。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長。人心皆定。士大夫以暇日養子弟之性情。既養之于家。國人又養之于國。天胎地息。以深以安。于是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高者成峯陵。雄者成川流。嫺者成阡陌。幽者成蹊逕。駛者成瀟湍。險者成峒谷。平者成原陸。純者成人民。駁者成鱗角。怪者成精魅。和者成參苓。華者成梅芝。戾者成棘刺。樸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重者成鐘彝。英者成珠玉。潤者成雲霞。閒者成丘垤。拙者成囊隤。皆天地國家之所養也。日月之所煦也。山川之所味也。將日月之光。久于照而少休。與將山川之氣。久于施而少浮。與遂乃縛草爲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于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爲沙泥。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鶴。小人化蟲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鶴似賢矣。噫噫。噫噫。與人箋六

走心與跡異。非咎跡之謂。謂心之向背趨舍其定矣。跡之隱顯去留未定也。以有定。馭無定。三五年前始學爲此語。今乃端然當之矣。書來論文指甚善。僭列子語。非是。造化之葉。以俄曠無算數名其家者也。宋人之葉。以三年一楮名其家者也。造化不名宋人。宋人豈必名造化哉。名家之言。正名實而兩還之。道家之言。其爲

逍遙一也。皆賢此義也。

與人箋七

示與某學士書。僞爲某官先生。而以其主書院。故自僞門生。非禮也。漢儒自一經相授受外。無師弟子。東京處士喜標榜。然史稱會葬者三千人。皆交游。非弟子。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惟大臣愛士而薦之於朝者。或僞門生。范文正公之於晏元獻是也。唐宋科目士有此感恩知己之論。而亦非古道也。特未乖名教。君子生唐宋以後。則貌而從之。若夫書院之設。山長之名。南宋始有。不與三代家塾庠州序同制。與提舉宮觀之祠官並興。私立名字。號召徒衆。人樹一幟。至於明季東林復社之徒。雲合霧散。所在響應。有數千人而出一人之門者。明之亡。雖不盡繫此。此師此門生與有力焉。然猶可言者。曰志私而號則公。學非而名尙正。故其時門生無不歸美其師。曰吾師講學也。或曰崇名節也。今之書院。則又宋明書院之臯人也。假借權要。薦之郡縣之長。皇問經師人師。忝然擁席坐。實干謁之客耳。然猶可言者。曰致其羔雁而甲乙其時藝。則亦舉業之師也。若某學士。則又今之書院之臯人也。學士主新安書

院三年矣。未嘗至徽也。徽之士不識其面。三百人中無僱門生者。古人爲師心喪三年。比於君父。民生之義固然。師如是其易且多也。今之士將終身治其心喪而不暇也。又今世通例。凡僱彼夫子者。自僱門生。或僱受業。僱彼某官某先生者。自僱後學。二者不相溷。足下於某學士。旣僱之某先生矣。而又自亂其例。僱門生何也。倘改曰。歛後學某奉書學士先生左右。則士於大夫禮亦宜然。足下講古學之日久。故僭商定如此。其他詞義皆善。不宣。

與人箋八

今有家於此。鄰人誅其東市。人譟其西。或決水以灌其墻。或放火以燒其籬。舉家惶駭。似束手無策矣。入其門。奴僕鵠立。登其庭。子姓秩然。奴僕無不畏其家長者。子姓無不畏其父兄者。然則外來者舉無足慮。而其家必不遽亡。又有家於此。賓客望門而致敬。四方財貨。至門庭丹雘。奕奕華好。入其門。則奴僕箕踞而嬉。家長過之無起立者。登其堂。有孫攘臂。欲箠笞其祖父。祖父欲愬於賓客。面發頰而不得語。此家寧可支長久耶。開闢以來。民之驕悍不畏君上。未有甚於今日中國者也。今之中國。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脣焦。於今數年。欲

使民不吸鴉片烟。而民弗許。此奴僕踞家長子孫。箠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款。中國尙且可耻而可憂。願執事且無圖英吉利。道光庚子冬十有一月初九日自珍頓首

論京北可居狀

京師春益早。冬益煖。客益衆。土著益詐。吾相北方。獨宣化府承德府之間。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長子孫。今夫東南草木。尤尤然易榮也。易高大也。易槁也。蠹空其中。雨漬其外。有園圃者。不規久遠。不能儲以爲美材。宣化承德間。少木。木四月始榮。其華肥。其葉長。其材堅。得三頃之礪确。以種木。三十年而材之棟宇棺槨之利。可以專數縣。恒寒。故腴理實。恒勞。故筋骨固。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見聞定。居天下極北。仕者賈者不取道。不取道無過客矣。故家室姻戚皆舊。我祖我宗。蹕路之所出入。承德則山莊在焉。近宮牆。蹕路不爲陋。子孫如智慧。亦可以窺掌故矣。東南生齒密。邱墓密。歲歲埋之。歲歲掘之。故土浮。故土多石少。宣化承德間平地皆巨石。地氣不洩。氣不洩。故無蚊蚋毒蟲。亦無瘟疫疢疾。人畜皆壽。如夾山而居。山之拗。縱可四百丈。橫四之一。可以牧牛羊。犂牛。牧可以代田。石炭可

以代薪。狼狐野猫之皮。可以代鷲。子孫如聰慧者。宜習蒙古書。通喇嘛咒。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可以代東南書記之館。教讀之師。吾有丈夫子。二如一。一支。西南一支。遷北。他日魂魄其歆北乎。噫。吾少年營東南山居。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東南之山。居京師。既不欲久淹。天意誦我。人事慕我。又未必使我老東南。从曼妙之樂也。我方圖之矣。丁酉十月。與客言志。既送客。書示兒子。